



薛丁

郑柯 著

郑柯著

孽债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孽债

郑柯 著

责任编辑:王玉佩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381 号)邮编 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经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体坛周报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插页:4

字数:250,000

版次: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5396-0884-6/I·794

定价:9.80 元

号40字登薄(第)

一首撕肝裂肺的歌献给我们蒙辱垢耻 的昨天

——作者题记

著 叶冰

责编 王正刚

责任编辑：王正刚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381号）邮编：23000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印刷：安徽文艺出版社印刷部
 开本：820×1182 1/32
 印张：10
 页：4
 字数：320,000
 版次：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30-0084-6/I·134

定价：0.80元

内 容 梗 概

老兵的女儿用光鲜的身子替横死的父亲偿还赌债，年逾花甲的钱庄老板雄风重振之后便神志不清地取出帐簿，朱笔勾掉了老兵范大名下一行。九个月后，老爷家有喜，诞下个玉狐花娇的精魂，取名菊花。

十六年后，这光彩照人的菊花被小城当维持会长的血亲哥哥亲手送上了老日儿的屠床，永远地关进了“菊屋”。她象一头待宰的小母羊，被狂欲变态的男人用刺刀在细嫩的下体划拉出一幅美丽的永不落山的太阳，然后，光着血渍斑斓的身子被迫嬉欢。她把恨与欲埋在心底，疯狂地挺动着，象一只发情的母猫……直至男人刮骨蚀魂，形容枯槁。

当“菊屋”中撕裂的呻吟化成两声婴啼，日不落帝国的太阳也终于落山了。菊花给这对双胞胎姐弟取名娥儿和长生，便用“大和魂”短剑刺进了孩子父亲的咽喉，然后插进了自己的胸膛。于是两个刚刚降临人世的小生命便背上了永久的孽债。

娥儿和长生是在仇恨的包裹中长大的。

娥儿靠卖弄骚情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她恶毒的用诱人的肉体报复着男人。长生则在命运的重轭下抬不起头来。

然而，三朝女儿啼，终生命怪奇，欲问天下奇冤奇苦的女子，为何三代还不清这孽债，佛门法曰：“问道昨天！”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表，军旅触及江陵、夏口，战线纵贯千里。为方便补充给养，传递报帖，沿途每五十里设驿站一座，供驿卒换乘、官吏歇脚之用。汝河滩西有一名道亭的小村落，属豫州阳安县辖，北倚汝河，南接荆州，四周土地坦平，五谷丰秀，正是聚敛粮草以供军需的好所在。于是曹操便下令在此小小村落设立驿站。初设之时，仍叫道亭。后因战事日繁，常有大批骑兵和日行千里鞭死奇骥的金牌急脚递过往，遂掩其名，以“驻马店”代之。沿袭下来，竟堂而皇之印进版图。汉分三国，三国归晋，五胡烽火乱中原……历史一页页演变下来，渐趋和平，虽然驻马店早已无马可驻，但遗下的曹魏老弱残兵生息繁衍，竟将一个小小村落变成了一座房屋鳞次街巷栉比的小城。

且说小城西南角有两条狭窄的小街，叫“老兵街”，大约从前居住者皆曹魏退伍老兵。两条小街相互交叉，构成一个十字，十字中心便是当年小城繁华所在。后来英国人修平汉铁路，在小城

东北三里处建了座车站，于是商贾店铺渐渐北移，环绕车站形成了一座新城，老兵街遂省略了中间一个“兵”字，成了“老街”。到民国三十三年这个故事发生那阵儿，老街仅余两三家店铺，卖些油盐酱醋香烟洋火顶针绣花线之类，可怜那一个个店面早已油漆剥落门可罗雀，成了当年小城热闹繁华的一个遗证。

老街北关有条小河，河面不宽，仅容乌篷小船相错而过。河上有一座石拱小桥，联系着老街与新城。就在这小桥旁边，住着一范姓人家，家中只有父女二人。三间茅屋，一座小院，虽然寒酸，但小院被女儿一双巧手拾掇得干干净净，种了许多菊花。到了夏末秋初，红白相映，蓝黄交错，朵朵如盏如盘，满院弥荡着药香，苍蝇蚊蚋不敢入内。一口气吸入肺腑，令人头脑灵醒，浑身通泰，说不出的舒坦！

小院户主名范大，光绪四年入同乡袁世凯的五营练军，直干到光绪十九年，终于干成一个月饷三两二钱银子的骑兵哨长。光绪二十年七月乙亥日，清廷下令向日本开战，五营练军即调大沽口抵御日军。这一仗，中国丧失了大片国土和二万万两雪花银，范大丢了一条胳膊。因为这条胳膊，退伍时管带李大人发了侧隐之心，破例赏给范大纹银二百两。范大带着二百两纹银星夜兼程奔回老兵街时，父母早已故世，只有两间破蔽的茅屋趴在风雨飘摇之中，忠心耿耿地等待着主人。多亏了管带大人那二百两纹银，使他盖了一座小屋，又娶了个不美却也不丑的媳妇。谁料屋漏偏遭连阴雨，破船又遇顶头风，那媳妇患有恶瘡，给年逾半百的范大留下一个闺女后，便撒手登西而去。于是风烛残年的老兵范大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可做：酗酒，赌钱。他想靠手指把媳妇连同过去的小康日子一齐赢回来。因赢不回来便喝酒，喝醉酒赌得越大，赌得越大便输得越狠，赌债碾盘一样压在他苍老瘦

弱的身体上，腰弯了，背驼了，终于只剩下一具干瘪的骷髅，被女儿亲手埋入黄土垅中。

民国十四年八月甲寅日夜，讨了一天高利贷的大吉钱庄老板坐在卧室饮茶消暑，一边悠悠自得地摇着芭蕉扇，一边津津有味地读蒲老先生鬼话连篇的《聊斋》。读着读着，不觉渐渐出神，世上万物俱不复存，唯那妖冶迷人的狐女鬼妹活现眼前。正读到入化之际，忽然一阵清风将门徐徐吹开，随风飘也似进入一个俊俏女子。钱庄老板大惊，满是女鬼的《聊斋》叭哒掉下地来，颤颤惊惊地问：

“你……是鬼是人？”

小女子不答言，转身关上门，两眼哀哀地望定钱庄老板。小女子唇红齿白，明眸乌发，素纱裹就一副丰腴可人的身段，立似亭亭玉树，行如风摆杨柳；那肌肤，如出泥嫩藕；那颜面，似三月桃花，哪里会是人？分明是玉面狐狸，显形精魄！

小女子轻移款步，朝钱庄老板袅娜过来，竟听不到半点脚步声。此时已然深夜，万籁俱寂，天地静得瘆人。钱庄老板眼光往下看时，不觉大骇——那小女子三寸金莲好似离地半尺，飘飘忽忽，怎能听到脚步响？钱庄老板刹那间出了一身冷汗，壮起胆魄，喝道：

“呔！你到底是人是鬼！？”

小女子惨然一笑，清澈的眸子里忽然涌出两行苦泪。

“我是老兵范大的闺女。人死债不烂，来替爹还债的。”

说着，纱衫便落下地来，露出一片惨人的嫩白和两点紫莹莹的红。年逾花甲的钱庄老板且惊且喜，顿时神志不清，迷离糊涂中取出帐簿，朱笔勾掉了老兵范大名下一行。接着便是痛楚的呻吟和咯着浓痰腥味的喘息。九个月后，这呻吟这喘息化作一个小

生命号啕着赤条条降临人间。人之初本无所谓空气，无所谓水，无所谓太阳和色彩，娘就是空气，就是水，就是太阳和色彩。可惜，这小生命一降生便失去了整个世界——她的血淋淋的太阳为还原自己光芒四射的精魄，当夜便永远沉没到河水深深的黑暗中去了，只给那个被迫创造的小生命留下了满院菊花。

钱庄老板锁上小院，把那小生命抱了回来。当他十二岁的儿子百祥问他女婴叫什么名字时，他想到了那满院菊花。

“菊花？这名字真好听。”百祥说，“爹，我该叫菊花叫啥？叫妹妹？”

“不。”

“菊花该叫你叫啥？叫爹？”

“不。”

“那我娘咋说我是菊花的哥哥？”

“你娘放屁！”

民国三十三年，干支甲申，十年天干轮回之首。大年初一五更，闻名豫东的方士白鹤道人沐浴焚香步入密室，整整十二个时辰未出，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细细推演，八八六十四卦阵一路下来，仰天长叹一声，宣称是年天地不睦风雷错位水火相悖山泽失和，是卦象上罕见的大讳年，八百里豫东平原必有奇谲怪诞之事发生，或当时显形，或日后报应。听者皆惊之异之。

这年巧月曷日，即百姓所谓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夜，是个少有的酷热难耐的夜晚，平汉铁路上弹丸小城驻马店守备司令官阿南正夫少佐正好端端地在床上睡觉，忽被一阵焦渴弄醒。他欠起身子，浑沌朦胧中伸手取来床头柜上的中国式茶壶。小野副官早已在他睡前备好消暑凉茶。但，当他将茶壶举至嘴边时，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并不口渴。他困惑地怔怔了一忽儿，终于弄清了是什么在自己体内作祟，于是爬下床，亲自摇电话给小城维持会长魏百祥，告诉他，他需要那个女人，马上就要！

魏百祥颤颤惊惊地问：

“太君，我给你换个女人中不中？换一个比她更年轻更漂亮，更有味道的。”

“不。我就要她！”

叭，电话挂了，魏百祥放下耳机，回头看看条几上的日本座钟，已是深夜三点。也就是说，他要么立即把少佐要的那个女人送去，要么让自己的脑袋在自己脖子上寄存到天亮，舍此别无选择。因为他深知少佐看中的女人是绝对逃不掉的。少佐在日本国出身高贵，从不沾妓女，说妓女们的那东西已被无数秃哑瞎麻老少肥瘦蛆虫一样的男人的那玩艺钻进扯出，其脏无比。少佐只要黄花姑娘，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乡女村姑倒不十分讲究，只要是尚未被人弹落露珠的黄花皆可。

座钟“当”的一声，惊得魏百祥跳将起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这时已是深夜三点半，座钟毫不通融的“滴滴哒哒”走着，天地在滴滴哒哒中一点点醒来，生命在滴滴哒哒中一点点流出躯壳。他不知所措，平时玻璃球儿一样灵光的头脑此刻成了一盆糊涂。他颓然坐在床边，不想正坐在儿子嫩嫩的小手上，黑暗中“哇”的爆出一声嘹亮的哭声。这哭声象一把利斧，“刷”地将魏百祥那急懵懂了的大脑劈开了一条缝。

不能犹豫！

再不能犹豫！

再不敢犹豫！

于是，他来到丫头菊花房中，摇醒了酣睡中的菊花。

菊花半睁着迷蒙的双眼望着站在床边的东家，不明其意。

“哥，这半夜三更的，有啥急事叫我这时候去守备司令部呀？”

“一点点小事。”

“缝缝洗洗？”

“不知道。”

菊花翻个身，闭上眼睛：

“我好困，天明再去吧。”

魏百祥长叹一口气，坐在床边，扳过她的肩膀，两眼哀哀的直视着她：

“哥这道坎过不去了，帮帮哥的忙吧。”

虽说是东家和丫头的关系，但比菊花大十二岁的魏百祥却允许菊花在人前叫他老爷，人后叫哥，并且吃穿日用方面明显的优待她。打落地地便不知有爹娘的菊花十分感谢他，从小心底儿对东家就有的那股温情真如妹妹对哥哥一般。稍大一点，朦朦胧胧的知道了些男女之事，不觉有些害怕，以为东家看自己脸模儿身腰儿胜过别的丫头另有所图，可三四年过去了，她多多少少也听过下人和街坊们议论东家和哪个丫头有染哪家媳妇有私，却不见东家对自个有半点越规之处，俨然大哥哥和小妹妹。去年她过十六岁生日时，东家娘子送了她一个红包，里面裹着一只小小金戒指儿，东家娘子拉着她的手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是老爷吩咐给她买的，并且问她，知不知道老爷很喜欢她？

她低头想了想，红着脸说：

“知道。”

娘子又问：

“你觉得老爷咋样儿？”

她真诚地说：

“老爷好。”

“老爷咋好？”

“老爷对我好。”

娘子笑起来，拉着她的手说：

“你满十六了，是大姑娘了。知道不，我象你这个年纪肚子里已经装着老爷的肉疙瘩了。既然老爷这么喜欢你，你也觉得老爷好，我看干脆让老爷把你收做二房，咱姊妹俩一块侍候老爷算了。”

她的脸蓦地胀得血红，勾下头不做声，心里却在想，做二房怕是一个从小没爹没娘的使唤丫头最好的出路了。

“妹子，”娘子说，“姐给你说掏心窝子话吧，姐这也是为自个打算。瞧你那个好样儿的东家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早早晚晚他会娶个二房的。与其让他给我娶回一个争风吃醋的大家小姐，倒不如让他收了你。咱姊妹俩到底好相处些，你东家宠谁爱谁都到不了外人，是不？再说，德儿是你从小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将来你还会亏待他？他娶回个骄横的富家小姐，我那可怜的德儿不得受屈死？儿是娘的心头肉呵！”

娘子说着，泪珠儿便扑扑嗒嗒掉将下来，弄得她心里也酸酸的，忍不住掏出帕子替娘子擦泪。

娘子趁势抓住她的手，问：

“妹子，你给姐一句话。”

她脸红着，不做声。

“姐知道，你一个闺女家，说不出口。这样吧，你要是愿意，就叫我一声姐；要是不愿意，就摇摇头。”

她把头深深埋进自个丰满的胸窝里，蚊子扇动翅膀般叫了声：

“姐——”

“好妹子！”娘子站起来，“我替老爷做主了。我看得出，老爷

打心底里喜欢你，他不会不同意。我马上去对老爷说。”

娘子风风火火走了，她坐在自个房里等着，一边乱七杂八地想着心事。正想到脸红心跳处，只听“当啷”一声门被踢开了，东家满脸怒色站在门口。

“你跟那老母狗瞎掺乎啥！”

她吃惊地盯住他：

“哥……”

“你知道叫我哥，为啥……”东家欲言又止，脸色平缓下来，走到她身边，一只手放在她头上，轻轻抚摩着她黑缎子般光滑柔软的头。“哥知道你大了，到夜里睡不着的年龄了。哥尽快给你寻一个好人家。”

加大肌群式训练，来训练燃脂，效果显著，答回替不里更实

眼下，望着哥哀求的眼光，她心软了，慢慢坐起来：

“哥，让我到日本人那儿去，到底啥事呀？”

哥别过头，不理她：

“去了你就知道了。我让张才拉你去。”

“好吧。”她点点头穿上衣服。“办完了事，得还让张才去接我。”

“哥自己去接你。”

“好。哥，我走了。”

“妹子……”

菊花感到身后哥的这声叫喊味儿不对，诧异地回过头来。果然，哥满脸的悲痛绝望，含泪望着她。

“哥……”

哥“扑咚”跪下，哽咽道：

“妹子，哥对不起你，哥那天不该让你给那个东洋杂种筛茶。

别怪哥。哥感你的恩！德儿感你的感！魏氏列祖列宗都感你的恩！”

说罢，磕了三个响头：自己一个，德儿一个，列祖列宗一个。

话说到这份儿上，事做到这份儿上，菊花已然明白了一切，心头一酸，眼窝一热，泪水无声无息的流了下来。她走到哥对面，双膝慢慢跪下。

“哥，小妹去。为了魏氏香烟有继，小妹去！只是，小妹想问哥一件事。”

“你问吧。”

“菊花到底是东家的使唤丫头，还是哥的血亲妹子？”

只这一句话，问得维持会长失声痛哭。他没有回答菊花，其实也用不着回答。哭着哭着，他突然跳起来，声嘶力竭地大叫：

“阿南正夫，我日你东洋祖宗十八代呀！”

3

阿南正夫是五月里就任小城守备司令的。

昭和十八年冬天的一天中午，大本营战略情报研究部参谋阿南正夫大尉兴冲冲地下班回到家里。由于他象高速运行的机器一样疯狂地连续干了一个多月，岛田课长特别批准了他半天假。他打算吃过午饭亲自开车带妻子畑俊纯子和五岁小儿子太郎到郊外赏雪，好好松弛一下。

尽管雪住了，太阳也出来了，但天气还是很冷。然而，畑俊纯子仍和往常那样，一听到丈夫的脚步声便连忙打开房门，冒着寒风恭恭敬敬地站在门边迎接丈夫。

“天气很冷吧？您辛苦了。”

她替丈夫掸净身上的雪花，脱下他那粗糙笨重的军大衣挂在衣架上，然后从侍女手中接过茶盅，在榻榻米上膝行几步捧到丈夫面前。

“您先喝杯热茶暖和一下吧。”

冷得骨头里发抖的阿南正夫接过茶盅，贪婪地一连喝了几

大口。

“太郎呢？”

“在他爷爷屋里。”

“父亲不工作吗？”

“不工作。铃木海军大将和梅津陆军大将来。还有太郎的外公。”

“啊，他从中国回来了？”

“是。是大本营把他召回的。”

“有什么重要事情吧？”

“纯子不知道。纯子想是的。您想再喝一杯热茶吗，天气实在太冷了。”

“好吧，再来一杯。你父亲从中国回来，看来我带你和太郎到郊外赏雪的计划得取消了。”

“尽管不能赏雪了，纯子和太郎仍然感谢你。”

畑俊纯子接过茶盅，站起来，也不唤侍女，自己到厨房斟了盅热茶：

“要不要加些姜片，天气实在太冷了。”

“想想在冰天雪地里作战的帝国军人，这不算什么。”正夫一边大口大口地喝着热茶，一边透过盅口袅袅飘升的热气凝视着妻子。

畑俊纯子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陆军大将的女儿。昭和十三年，正夫从号称“将军摇篮”的陆军士官学校一毕业即与纯子结了婚，十四年，便有了儿子太郎。内阁陆军大臣阿南惟畿十分喜爱自己的长孙，常趴在地板上变作一匹疲惫但好战的老马，让帝国未来的将军骑在背上挥舞木刀大叫“为了天皇陛下，冲啊——”有时，他穿起和服，焚燃香烛盘脚而坐，让太郎坐